

【沉思默想】

□王佐良

上善若水

老子说,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……”中国古代辩证的自然哲学表明古人对自然的敬畏,表明他们早已懂得水的重要,赋予水以“善”的特性。

水是地球上最神奇的物质之一。在自然状态下,水有三种存在形态,液态、气态和固态。正是这三种存在形态,使水成为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物质。液态的水构成了一切生命体的基本成分,从微生物到动物和植物,再到人,体内都充满着液态水。山间淙淙的小溪把清澈的山泉引入江河湖泊,制造了自然界最美丽的风景;大海吸纳了从陆地而来的源源不绝的水,形成了浩渺无垠的壮丽景象。

水的气态使水的循环成为可能。正是水的蒸发,由江河湖泊汇入大海的水,又以雨雪冰雹等的形式重新返回陆地,不仅滋润了土壤,使形形色色的生物欣欣向荣,让它们亿万年来繁衍生息,进化发展,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并且不断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。不仅如此,水的径流使陆地的面貌不断改变,济南著名的“齐烟九点”,五万多年前还是古渤海湾中的几个孤岛,沧海桑田的变迁使多少诗人发出由衷的感叹啊!

水的固态更是地球上生态平衡的主要的、决定性的因素之一。试想,如果地球上的水全部是液态水,那么,地球上海洋的面积将会急剧地扩大,而陆地的面积将会变得非常狭小,生物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,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。也正是水的固态,使地球的南北两



极被厚厚的冰原覆盖,还有许许多多的高原峡谷、崇山峻岭绵延着白茫茫的冰川和雪峰,它们共同构成了巨大无比的淡水水库,这不仅是最宝贵的淡水资源,也对地球的生态安危起着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。

除了可见的地表水以外,在我们的脚下还有丰富的地下水,地下水渗透在岩层和土壤中,经过降水的补给形成径流,涌出地面的就成为泉水。泉城济南名扬天下的七十二名泉,就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多年不遗余力的保护带来的恩惠。除了地壳中富含的地下水,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,地幔中也充斥着水,这是因为随着板块运动,海洋中的水经向下俯冲的断层进入了地幔。近些年,地球表面有6%~9%的水进入地幔,所以,尽管南北两极的冰盖大量融化,但却感

不到海平面的明显上升。看来,大自然对水的调节,确有一套内在的规律。

地球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,可是,近年却越来越多地听到水资源匮乏的警告,我们生活在一个浩瀚的水世界,可水资源的匮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这是如何造成的呢?我以为,水污染是最主要的原因。随着工业化的进程,污染日益扩大到全球的规模,首当其冲的是水污染。大量污水向江河湖海排放,超出了自然界的自我净化能力,很多地方已经没有洁净的水源。在我国,情况尤其严重。很多江河湖泊长期处于严重污染状态,污水中的有毒物质沉淀在底部,形成很厚的有毒淤泥,即使将来排放的是达标水,底部的污泥仍将持续释放有毒物质。水污染导致可用的水源日益枯竭,用污水灌溉已经

见怪不怪,人们不得不超量使用地下水,可是有的企业竟然丧心病狂地把污水排入地下,导致地下水的污染,造成不可治理的严重后果,将会贻害子孙后代。不仅是污水,固体污染物长期堆放,也会造成有害物质渗透到地下,形成二次污染。城市化的加速也造成了城市用水的急剧增加,使水资源的匮乏日趋严峻。还有的城市为了扩大用地,把大量的河道和湖泊填平,更加剧了水资源的紧缺,同时造成局部小气候的变化,例如夏季的高温少雨干旱等等。总之,水资源的匮乏并非自然的原因,而是人为造成的。

老子说,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……”中国古代辩证的自然哲学表明古人对自然的敬畏,表明他们早已懂得水的重要,赋予水以“善”的特性,是啊,滋养万物、利泽生灵的物质,怎么能不“善”呢?水是自然界中真正“随遇而安”的,江河湖海给人以交通之顺畅,一亩方塘也给人灌溉和养殖之便利,如果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然、利用自然,那么,自然界(当然包括水)一定是“善利万物而不争”;如果人类社会能够善待自己的水环境,善待我们生息的这个水球,那么,上善若水,上天(自然界)的“善”一定会像水一样,善待人类,造福人类社会。

(本文为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、翻译家)

到泰国旅游,看人妖似乎是一种时髦。在旅行社安排的旅游景点中,有些景点是轮流交叉安排,即使一些主要景点,在有限的几天活动中,也只能走马观花,难窥全豹。而这人妖表演,几乎是去者必看。因此,芭提雅的三家人妖表演团,天天都在表演,几乎场场满座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,争睹这泰国一绝,恐怕不亚于到日本看相扑、在西班牙观斗牛。

所谓人妖,就是一些外表完全女性化的男人。在泰国,人妖既包括用激素促成的“女人”,也包括通过手术变成女人的变性人,还包括既不用激素也不接受手术,但在日常生活和心理方面都严重女性化的男人。第一类人妖多为芭提雅人妖,这些人妖大都出身贫苦,选择做人妖很大程度上是为生活所迫。八九岁的男童只要与剧院老板签订做人妖的合同,便能领到一笔微薄的生活费。然后他们被要求按时服用变性药物和注射激素,等到了十三四岁,身体已经女性化时,便能登台表演。一般而言,18岁到25岁是人妖最美丽的时候,也是他们舞台上的黄金年龄。这时候的人妖皮肤细腻、乳房高耸、体态端正、容貌秀美,再加上从小开始的专业训练,更使他们能歌善舞,在舞台上格外光彩照人。

【域外走笔】

在泰国看人妖表演

□戴永夏

然而,美貌并未给人妖带来多少幸福。在生活中,他们是不幸的一群。尽管他们年轻时风姿绰约,美丽动人,但这种美丽只是暂时的。从26岁开始,人妖开始老化,男性特征愈来愈明显。到三十多岁时,大喉结,粗糙的皮肤,粗大的毛孔等特征进一步显露出来,配上自小养成的女性化行气质,使他们比丑陋的男人还丑陋。等到年过四十,人妖便开始百病缠身,极少有人妖能活过50岁。由于这种不男不女的身份,人妖也难有正常人的婚姻生活。尽管泰国法律规定人妖仍为男性,但所有人妖都会被伴侣视为女性。这种尴尬的认知和矛盾的结合,常常带来婚姻的悲剧,人妖自杀或他杀事件屡屡发生。至于经济方面,他们的收入一般都比较低。一个当红的演员,据说月收入也不到一万泰铢(相当于人民币两千多元)。等到年长色衰、收入锐减时,他们的生活就更加窘迫,一般只能靠给剧院打杂或者扮丑角维持生计,而被剧团赶出大门,只能靠乞讨为生的人妖也不鲜见。

我们第一次看人妖表演,是在芭提雅的一个大剧院内。剧院的设备相当华丽,灯光、布景、音响效果等都堪称一流。这样的设施再配上难得一见的“另类表演”,便使得这里名声大噪,观者云集。

因为观众绝大多数是中国游客,所以人妖也投其所好,表演的基本上都是用汉语演唱或反映中国生活的节目。这些节目幽默轻松、活泼多样:有流行歌曲也有传统的中国歌曲;有舞蹈,也有哑剧。一曲《采茶歌》,把独舞“猪八戒背媳妇”和颇有江南韵味的演唱巧妙地结合在一起,幽默诙谐又富有情趣。哑剧《末代皇帝》在有限的舞台空间中,把清廷故宫的仪仗、西太后坐朝的威严和小皇帝上朝的顽劣漫画般地表现出来。演唱时,人妖穿着华丽的服装,手持话筒,随着立体音响播出的女歌星的录音(人妖的声音并不好听),边“唱”边舞,那动作、口型与录音配合得非常默契。一个男女二重唱节目,由一个人妖担任。“她”的身体从头到脚一分为二:一边是男装,一边是女装。“她”一转身就是个西装革履、蓄着短须的男歌星,歌声粗犷雄浑;再一转身又成了个高髻长裙、艳丽动人的女歌星,歌声婉转清丽。据说这一节目是法国人帮助训练的,还曾获得过大奖呢。在正式节目的中间,是扮演丑角的老人妖出来插科打诨,进行一些低俗搞笑的表演。那些丑陋的动作、下流的语言,让人感到肉麻。

节目演完后,人妖们穿着演出服装,走下舞台要求跟观众合影,但我们都躲得远远的。这固然跟怕破费有关——跟人妖合影一次要付100铢泰币,合人民币四五十元,但更重要的是在心理和观念上难以接受——跟这些不伦不类的变态人在一起照相,总怕沾染上“她们”的妖气,即使别人不说,自己也感到别扭。

看过人妖表演,的确让我大开了一次眼界。然而它给我留下的印象,不过是逢场作戏、热闹一下而已,谈不上有什么令人振奋的艺术享受。热闹过后,冷静思索,倒也有所感悟……单就演技而言,人妖的表演似乎还说得过去,但它的艺术品位,却难跟高雅的艺术相比。然而,何以一些水平较高的艺术团体经常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,甚至连生存都难以维持,而人妖的演出却能久演不衰,几乎场场爆满呢?恐怕这只能从人们“以奇为美”的艺术情趣和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上寻找答案。然而,人妖的“奇”,是建立在心灵的扭曲、人性的摧残和尊严的丧失的基础上的,它违背世常理,因而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。尽管在一些地方,它可以繁荣于一时,但却缺乏永久的生命力。随着历史的发展,它最终会被淘汰。这,也正是有些人为了金钱所驱使,盲目地将人妖表演引进国内,却遭到多数人强烈反对的原因所在吧。

(本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,济南出版社编审)

【曲师杂忆】

□荣剑

看电视

当时的电视节目其实很贫乏,哪像现在,频道多,乱七八糟的节目也多,所以那时遇到一个好电视剧,印象就极为深刻。



看电视有啥好说的?我觉得还是有一说。

刚进大学时,电视还是个稀罕物,大概只有高干家庭有。当时《参考消息》有个报道,说美国百分之九十几的家庭都有两部以上的彩电,我们觉得纯属造谣,怎么可能呢?中文系三个年级(77、78、79级)的教室紧挨着,几百号人,就一部彩电,你说能不稀罕吗?那时文娱活动少,舞会未成气候,看电视就成了最大的精神享受。中文系有个优势,专业就是看小说、看电影,这让其他系羡慕不已,读大学居然还有这等好事!专业的需要往往成了看电视的借口,上午宣布晚上看电视,下午不到三点,教室前的场地上就已排满了椅子板凳,天一黑,谁还有心思读书?纷纷坐在电视机前,如痴如醉,随着那剧情起伏而激动不已。

管理电视的是我们一班的胡克文,那时感觉开关电视还是一个技术活儿,不是谁都能干的。因为电视不普及,信号不稳定,需要经常拔拉天线对准方向才能捕捉到映像的最佳效果。胡克文在这个时候自我感觉可能是最好的,同学们对他的感觉也是最好的,这时生怕他中风,使坏或摆挑子不干,一般都用谄媚的巴结的口气和他说话,得罪不起。这和我在部队时的电影队情况差不多,几个放映员仗着会放电影,牛哄哄的,吊

儿郎当,首长见了都让他们三分。可见,掌握精神文明的权力和掌握物质权力差不多,都能给人带来快感。当然,胡克文的思想境界没有这么低,他是任劳任怨地为大伙儿服务,没有居功自傲的意思,主要还是我们这些观众没出息,盼着看电视到了低声下气的程度,唯恐有一点闪失就会让快乐到眼前的好节目泡汤。

当时的电视节目其实很贫乏,哪像现在,频道多,乱七八糟的节目也多,所以那时遇到一个好电视剧,印象就极为深刻。记得看美国人演的电视剧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正好可以结合文艺理论的课程,在班里掀起热烈讨论。有趣的是,许多同学,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同學,对安娜的丈夫卡列宁深

表同情,认为安娜抛弃这么好的一个丈夫而投身于花花公子渥伦斯基的怀抱,实属无脑无情无义的表现。教科书可不这么看,认为安娜追求爱情、追求幸福,正是托尔斯泰的寓意所在。谁知看了一个电视剧,安娜的正面形象瞬时被毁。电视的效果和书的效果就是不一样。

除了看电视剧,电视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欢乐,那就莫过于看足球比赛了。那时国家队还没有现在这么臭,每每举行国家队和其他国家队的比赛时,电视机前人头攒动,欢呼声、喝彩声、咒骂声响成一片,煞是热闹。好像是1981年,国家队冲击世界杯,打完最后一场,形势一片大好,出线已是板上钉钉,除非沙特放水新西兰五个球。这时傻子都认为沙

特绝无可能这么做,国家队也这么认为,放假等候好消息。谁知沙特真的放水,在我们眼皮底下输给新西兰正好五个球,使得中国队只好重新集合,和新西兰再打一场,决出最后一个出线名额。这场球可真是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,晚上直播时,估计凡是中国人,只要能坐到电视机前,绝不会再去其他地方了。可偏偏这个时候,赵老师召集班上的入党积极分子开会,听他训话教育。我也是积极分子,知道入党事关个人前途,赵老师明摆着要考验你,不能不去啊。那真是硬着头皮去。你说这个赵老师,你摆摆样子也就得了吧,稍微讲讲,放大家一马多好,可这个死心眼儿的,啰里啰嗦地讲起来还没完,他讲完了还叫我们挨个接着讲学习体会。这时外面不断地传来一阵阵欢呼声、惊叹声,真让我百爪挠心,坐立不安。其间,我借口上厕所,偷偷溜出去,看一小会儿,一想到赵老师还在办公室里发飙呢,不得不再溜回来听他胡扯。这样反复几回,新西兰已进两球,这时除了恨新西兰、恨沙特,就是恨赵老师了。电视带给我的痛苦记忆,就这一回。

赵老师,这笔账我可还是记着呢。

(本文为独立学者,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)